被觀眾寵壞

李若梅

去聽一個粵曲唱腔研討會，主持人之一阮兆輝慨嘆現今的粵劇觀衆太慷慨，太不吝嗇掌聲，係唔係都拍掌，好唔好都拍掌。

演員的表演精彩，觀衆拍掌以示讚賞，對演員是一種鼓勵，觀衆若過分吝嗇掌聲，會打擊演員的士氣和情緒，覺得自己的辛勤努力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而漸漸失去對藝術的熱情。

但觀衆亦不應該係唔係都拍掌，因爲掌聲可以是鞭策，也可以是麻醉劑。對演員個人而言，過分慷慨的掌聲，會誤導表現其實未臻佳境的演員以爲自己的造詣已登峰，就會有自滿而無法再進步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觀衆的掌聲無異「愛你變成害你」。

對整個藝術領域而言，觀衆的慷慨掌聲會把演員寵壞，令他們失去求工的精神，表演技術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每況愈下，令那門藝術的整個水平日走下坡。

因此，對於自覺性和自我要求高的演員，吝嗇一點掌聲反而是好事。

粵劇界很早便提出了其振興之道，就是「培養觀衆」。

古詩十九首中早便有曰：「不識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任何表演藝術都不是只求自我陶醉，而是尋找知音，演員與知音同樣重要。

看來粵劇不但要培養喜愛這門藝術的觀衆，還得培養懂得何時拍掌的觀衆。

想飛與怕飛

葉輝

三十一歲那年第一次搭飛機，那時一心想飛，自由自主地飛，去觀光，去看世界，去遊歷，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流浪……後來飛多了，遇過一兩次九霄驚魂，於是漸漸怕飛，漸漸產生了「飛行恐懼症」，每次登機後，總是手心冒汗、心緒不寧，尤其是越洋長途飛行，每一回總是心力交瘁，有一種大死再生的身心俱疲。

如果時光可以回頭倒走，寧願選擇大洋船。搭大洋船去歐美，像當年勤工儉學的周恩來、鄧小平，像到外國深造的胡適、聞一多、冰心、錢鍾書……去國，回國，都有一段讀書、看海、談情、做夢的船中歲月，有一段由彼岸到此岸的過渡期，可以寫一本書，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將時空壓縮於高速飛行——有時是連續十多小時的日出，有時是連續十多個小時的日落，中間彷彿沒有晝夜，沒有季節，只有壓縮了的身心疲累，以及沒有時空感的失重狀態。

前半生想飛，後半生怕飛，忽然想起一個字：Diaspora。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無根、無國，那是二千多年前的歷史大悲劇；今天，在世界各地不是也有很多華裔、俄裔、波蘭裔、捷克裔、匈牙利裔人散居嗎？有些可以回家，有些不。

那是現代版的Diaspora，不是去觀光遊歷，而是回家，想飛，卻怕飛，越洋飛行對回家的遊子來說，總是無從言說的恐懼。

為何要跑馬拉松

雲家洛

醫館裡、友儕中，不少人有久醫不愈的腳傷，皆因練習長跑而起。

醫好一半，他們買一雙更昂貴更高科技氣墊的跑鞋，繼續上路，因爲要備戰「渣打馬拉松」。他們說長跑會「上癮」，那種規律的深呼吸，會帶人跑進清澈明淨的悟境。看着他們水桶型的身軀，平日甚少運動，一跑起來就是「半馬拉松」，眞讓人憂心他們一個不留神，會跑進極樂世界。

名作家在研討會上猝死，他是熱愛長跑的人，未知是否與猝逝有關。但某些運動極度違反自然、違反身體設計的原意，跑馬拉松肯定是其中之一。

演化生物學家沙爾普斯基曾提出一個「思考實驗」，假設有一天我們坐時光機回到二萬年前，與原始人深情對話，大家談起日常生活喜好，我們告訴他：我現在隔天跑二十公里，準備參加渣打半馬拉松，那原始人一定會睜大雙眼問：你瘋了嗎？

過採集生活的古人，日常運動是遠足行山找食物，他們偶爾被獅子追趕時，或會短跑衝刺二百米，要跑四十公里？我們的身體幾百萬年來的演化，不是用來這樣搞的。

無疑，馬拉松起源的傳說故事令人神往，現代人的美德則是要奮發圖強，挑戰自己的極限；但也不要忘記，二千多年前，傳說中希臘傳令兵費迪皮迪茲，跑四十二公里回雅典急傳喜報後，發生什麼事？他倒下，死了。

吃人的金融

黃子程

金融吃人或吃人的金融，這絕非無跡可尋，不要笑阿婆遇上祈福黨，每個人爲了貪少少，都不自覺地把錢交給祈福黨去了。

前些日子把買了三四十年的人壽保險取消，爲的是人到六十，若要保下去，誓必增大保費；而且兒女長大，也不必再爲我的身體出現狀況而必須動用現金解困。因此，便約了保險員見面。誰知一見面提出此意，對方即饗我以黑臉，似乎我此一舉，即斷了其米路，是加害他了？對方也沒有想到：我是白供了三四十年的金錢哩，如果我自己把保費儲起，至今已有二百萬元了。不夠一周，總公司再來信嚇你；提早終止保單往往令客戶有財務損失，有時涉及金額頗大，可達至兩年保費。

保險員先送我黑臉，總公司再來信語帶恐嚇，這似乎對我有權取回的數萬元現金價值與紅利也要剝削殆盡他們才肯放手，難怪吾友活力先生對很多保險公司不滿了。這也是吃人金融的一部分，想到大半生克勤克儉得來的收入和積蓄，大部分交給銀行，是爲了供一層小房子；又忍痛買下了保險，明知他日有難，未亡人也未必懂得怎樣取得賠償保險，過程又不知會怎樣歷盡艱辛。人說供樓是一條二萬五千里路的長征，而且古來征戰幾人回，此言非虛。

朋友買下了保值的基金，結果天意弄人，變成水瓜打狗，金融助你創業興家，還是吃人害人？

必要之善

葉特生

人生總有風雨，如果有家人和好友在旁一起度過，風雨就變得有意義，有日回想：風雨正是難得的建立感情的機會，所謂革命感情，憶苦思甜，如此得着眞正的好朋友好兄弟。

所以風雨不是必要之惡，而是必要之善。否則人生不但平淡無趣，亦難試驗出誰是眞正朋友。在風雨之中，千萬不要自怨自苦，也不必急着解決困難，享受過程比達致目標更重要。這需要換一套思維。看苦不算苦，看難不怕難，一般人較難接受，老鷹的眼光和小雞就是不一樣。高材生喜歡考試，使他可以不斷上進，且證明他是眞有料。不是自己去找苦吃，而是欣然坦然去接受任何橫逆，完全被動，又處於泰然。運隨心轉，橫逆總是利大於弊。風雨總會過去，在風雨中成長。一生安逸無慮的人，不會有任何用處。

有香港朋友成立了一個關心網，收集世界各地華人好友的一些不幸訊息，網上流傳，代爲禱告。看看，才知道世上有那麼多不幸，遭遇的種類，疾病的種類，千奇百怪，他們在苦中怎麼熬過來？令人尊敬。

有一位我在有次回港時曾遇過，全家都患了癌症，他自己是一家之主，面對事業和經濟上的困難，一面積極治自己的病，一面安慰家人勇敢面對，從不質疑上帝爲什麼。這位老兄最近過世了，但他那樂觀坦然的精神至今仍在我心中活着，這就是生命的勇者，他的影響力仍在延續，死亡是打不倒的。

俗世降仙

陶然

韓國許多寺廟都建在深山老林中，遠離鬧市。大概也有一點看破紅塵的味道在內吧？

那天早上，我們去看順天的禪安寺，車子開到盡處，無路可走了，我們只好棄車，徒步走入。一路上但見落葉飄飄，在我們頭上飛舞。九月底的韓國，已經有了些許秋意。

我們一行人往林木深處走去，不見有其他人。那坡漸漸陡起來了，走着走着，忽見一座牌樓立在路中，仔細一瞧，掛着「降仙樓」幾個大字，在荒山野嶺間乍一看到，不由得浮想聯翩，莫非此處傳說曾有大仙降落凡間？越想就越發像，於是便覺得此處不尋常，仙影也處處皆是了。繼續前行，終於到達禪安寺。還是不見幾個遊人，空蕩蕩的，偶有一個年輕僧人站在一邊打手機，指手劃腳正談得興高采烈。我正納悶他們置身深山如何出入，忽見一個披着袈裟的僧人騎着摩托車飛馳而下。原來他們雖然出家了，也並不拒絕現代科技文明。這當然是聰明的做法，他自然可以繼續唸他的經，但也不妨礙他享用現代科技成果。

這裡也有售賣旅遊紀念品的小賣部，售賣絲巾、小飾物、圖片等，一如其他旅遊點一樣，但不見人群，生意冷清。遊客如果天天如此之少，那商舖恐怕只好望天打卦了。

回程卻偶爾碰到三兩前來朝拜的人，他們拄着棍子當枴杖前行。一陣風吹過，枯葉旋轉着飄落，這荒山頓時又充滿了生氣。

經濟展望

關平

自從國際金融海嘯源起是美國的次按危機，按揭貸款公司過分樂觀，以爲房地產只升不跌，紛紛過量貸款，對貸款人的信用紀錄和收入審查不足，一旦房地產市場不景氣，部分按揭借貸變成壞帳，購入這些按揭證券的金融機構便大受影響了。

問題始作俑者是美國，美國經濟放緩，消費力大減，都已是事實，那邊的中小企業已步入冬季，紛紛收縮裁員。連世界性的金融機構也大量裁員了，還有誰不立刻節衣縮食等過寒冬？

香港經濟與華南地區掛鈎，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到歐美等國，如今他們面臨經濟衰退，消費下降，交來的訂單大幅度減少，珠三角的工廠肯定訂單驟降，開工銳減，反映到香港，是融資的需要減少了，對房地的需求也下降了。踏入第四季度，香港房地產市場已呈現萎縮，房價立刻下跌一成，成交量大減。

看來，消費意慾下降是必然趨勢，零售業已開始收縮。

大家都說，明年只宜固本培元，養精蓄銳，沒有誰會大肆擴張了。

《詩經》不少常用詞

阿濃

上一篇談到《詩經》的一些句子仍在使用，除了見於喜事、喪事場合，其實還有不少成語，我列舉一些在下面，就不註明出自哪一篇了：

宴爾新婚、如日方中、切磋琢磨、謔而不虐、信誓旦旦、言笑晏晏、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人言可畏、室邇人遐、風雨如晦、涕泗滂沱、兄弟鬩牆、喬遷之喜、憂心忡忡、他山之石、弄璋之喜、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鳳凰于飛……

以上都不是什麼高深艱僻的詞，常見常用，大部分是原文，小部分略有改動。

另外還有些更接近口語的，使我們想不到是出自《詩經》，例如有女同車、有女同行、優哉游哉……有些則略爲掉文，也可用在對話中，例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醉無歸！

還有一些詞語，亦屬常用，例如式微、同袍甚至中國（雖然那時的含義不同現在）。我還在《詩經》中看到一些戲名、影片名，例如《窈窕淑女》、《胡不歸》、《棠棣之花》（郭沫若寫的劇本）、《有女懷春》（導演程步高、林歡（即金庸），編劇林歡）。

看來找時間讀讀《詩經》總是有收穫的。

闖闖新天地

難忘觀球之旅

廣州市小北路小學 五年級 曾穎婷

盼望着，盼望着，終於等到了八月二十二日，我們從深圳飛往北京，觀看奧運會花樣游泳和藝術體操決賽。可偏偏就在當天，掛起了八號風球，颱風「鸚鵡」突襲而來，爲了趕在狂風暴雨到來前飛往北京，爸爸帶着我匆匆趕到深圳機場。

「乘搭CA1308航班飛往北京的旅客現在開始登機……」機場廣播讓我既興奮又激動，終於可以在颱風來之前起飛，終於可以準時看到自己喜歡的比賽了。

坐在機艙裡，時間一分分過去，外面的風越來越大，飛機卻毫無動靜。這時廣播響了，我以爲準備起飛，趕緊坐好。「因爲風太強，飛機無法起飛，請各位旅客拿齊行李下機！」哎！白高興一場，我們只好改搭翌日中午的航班。

第二天中午，飛機終於朝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飛去。不過，我既開心又失望。開心的是終於踏上北京之旅，失望的是心儀的比賽肯定看不到了。一下飛機，爸爸的手機便響起來，接着，我卻興奮得跳起來，原來爸爸的朋友預留了當天晚上的乒乓球比賽票給我們。性急的我們立刻便乘車朝北京大學體育館駛去。

當我們到達時，男子乒乓球銅牌的爭奪賽已經結束，而決賽即將開始，金牌將在中國的馬琳和王皓之間產生。

賽場上，有人喊「馬琳加油」，也有人喊「王皓加油」，氣氛極爲熱烈。我的情緒也被帶動起來，跟着人們一起大喊：「馬琳加油！」

頭兩局馬琳贏了，我感到相當高興，更不斷爲他加油。不過，到了第三局，王皓追上來了，我心裡不禁緊張起來。體育比賽是殘酷的，偏要讓兩個強手一決高下！馬琳已有好幾次差點被王皓追上，所有觀衆都屏住呼吸：到底誰是金牌獲得者呢？

終於，大汗淋漓的馬琳贏了！歡呼聲壓住了廣播聲，馬琳的苦練沒有白費，我爲他感到高興！三面五星紅旗同時緩緩升起，中國運動員囊括了金銀銅牌，這是多麼壯觀的場面呀！我激動得熱淚盈眶。

梅花香自苦寒來！多少運動員披星戴月、苦練本領，就是爲了讓五星紅旗在賽場上升起，爲祖國爭添光彩，他們付出了多少汗與淚！他們都是英雄！

比賽結束了，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我期待着奧運健兒在下一屆奧運會上有更精彩的表現！

學校操場上的阿雪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五年級 鄭淑尤

壁布板上，有一幀我們和阿雪的合照。回想起那一天，一匹平凡的灰馬，令一個平凡的星期一變得不再平凡……

那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星期一，我如常地回校。適值六月三十日，學校爲了慶祝即將到來的香港回歸紀念日，所以舉行了升旗禮。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隨着國歌的奏起，國旗緩緩上升。莊嚴的升旗儀式完成，老師繼續在操場訓話。這個習以爲常的程序，歷來都是非常沉悶的。隱約中聽到老師說，今年是北京奧運年，所以要作一些介紹——在常識科的專題研習裡早已翻閱過不知多少資料了；預料得眞是一點沒錯，悶極了！然而，突然之間，全場登時哄動起來——老師說，將會有一匹眞馬來我校表演！

嘩，馬匹還沒到，操場上已經沸騰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着，某某說他騎過馬，某某又說來的可能會是一匹白馬……往日集會期間靜寂的操場霎時變得熱鬧非常。

上完上午的課，我們來到禮堂參加一個關於奧運馬術項目的講座。緊接着好戲便上場囉——到操場看馬去！大家十分雀躍，一蹦一跳地來到操場，一聲聲「嘩嘩嘩」的讚嘆聲在我身邊彼伏此起。不過我卻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可能因爲我以前曾騎過馬的關係吧。

騎術訓練學校的教練丁Sir開始向我們介紹馬的情況，但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始終還是落在那匹灰馬的身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匹馬不放。丁Sir說，這匹灰馬名叫「阿雪」，已經八歲了，在馬的年齡來說牠是一匹老馬了。

丁Sir讓我們摸摸阿雪，還有機會餵馬；後來他提出一些問題，我們答對了就可以得到一個馬鞍！我們班有一位同學姓馬，我們都昵稱她爲「馬馬」，剛巧她被抽中去餵馬，於是我們便說：「馬馬餵馬馬。」在拍照時，我們還不停地叫她去親親阿雪呢！

可能阿雪也認爲我們的喧嘩玩樂很好笑，於是便送了一份圓圓的、熱騰騰的、咖啡色的、氣味四溢的紀念品給我們，你知道這份紀念品是什麼嗎？那就是一份新鮮出爐的——馬糞！

黃大仙祠

徐振邦

相傳在一九二一年，有道侶得到黃大仙的乩示，因此把黃大仙祠遷到竹園，並自此正式命名爲「嗇色園」。

初時，黃大仙祠只是一個私人修道的場所，經過數十年不斷發展，到了一九五六年才獲允許全面開放，讓公衆人士也能到祠內參拜。時至今日，黃大仙祠不僅是香港著名的廟宇，也是主要的旅遊景點之一。

黃大仙祠有八十年的歷史，已被定爲二級歷史建築。

◀黃大仙祠所在地，正式命稱為「嗇色園」

樂華邨

陳志華

樂華邨是觀塘區一個公共屋邨，北臨振華道、南至功樂道、東接康寧道。邨內分爲樂華南邨和樂華北邨，兩者皆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這個公共屋邨的前身名爲「復華村」。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一些國民黨舊軍人遷至香港後暫居牛頭角、觀塘一帶，他們的聚居處其中就有復華村。從詞語上分析，「復華」一詞具有政治色彩；直至七十年代，觀塘工業區剛開發時，不少工廠工人也居於復華村。

一九七七年，港府開始逐步清拆復華村以興建公共房屋，這項計劃稱爲「鱷魚山／振華道公共房屋計劃」，相信計劃是因復華邨位於鱷魚山山腳及振華道旁邊而得名。當時仍未有「樂華邨」一名，計劃中稱爲「牛頭角東邨」，直至八十年代，港府才決定採用「樂華邨」一名。「樂華」和「復華」雖只一字之差，但所蘊含的意思卻大大不同了；「樂華」寄語「快樂中華」之意，象徵祝願居於此處的中國人快樂團結。

一九八二年，樂華邨正式落成。樂華南邨共有七座樓宇，分別是展華樓、輝華樓、安華樓、喜華樓、奐華樓和敏華樓。樂華北邨有八座，分別是寧華樓、立華樓、普華樓、秉華樓、信華樓、達華樓、勤華樓和欣華樓。整個樂華邨合共有十五座樓宇，中間以巴士總站及商場爲分隔南北。

屋邨裡至今仍保留有戶外大排檔，充滿地道的食肆風味色彩。大家有空不妨前往光顧，感受一番。

願作連理枝

（中學組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桂華山中學 中四 伍秋明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港人・港樹・港情」保育活動之「照出香港榕情」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細味榕情

德貞女子中學 中二 陳秋彤

天文台明明預告說今天天晴，那就是不會下雨了。可現在一一眞是糟透了，我還得趕去上班，但現在全身濕漉漉的。唉！就算現在趕回公司，我還是會遲到的，不如找個地方躲躲雨，順道歇一歇。

只見不遠處有一棵大樹，樹底下還有一副大理石桌椅。呵！天助我也，不但有棵大樹，還附設桌椅，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二話不說，朝那方向跑去。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抬頭向上望，這榕樹非常強壯，覆蓋廣大，給人一種很安心的感覺。我閉上雙眼，嗅着雨水和榕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全身放鬆起來。一幕幕兒時的片段浮於眼前，那是一些封塵已久的記憶，但如今卻歷歷在目。

還記得小時候的情景，我常常倚着榕樹的軀幹，拿着紙筆寫東西。在模模糊糊的記憶中，我看到自己經常爬上榕樹，躲在樹蔭中，聆聽着鳥兒清脆而吵耳的聲音；我還記得我最愛坐在樹叢中，偷偷地窺望鄰居的屋子，興奮地跟屋內的小朋友揮手打招呼。如果家裡女主人看到我，她通常會從窗子裡遞給我一杯水或甜甜的果汁，雖然那女主人的身影、樣貌在我的記憶中已變得模糊不清，但是那股甜蜜蜜的果汁味道，我卻忘不了……

當我大一點的時候，那時應該有七、八歲了吧。有一次，持續下了三天暴雨，每一天，我都守在窗邊，看着那棵榕樹在暴風中不斷搖晃，卻又堅定不屈地忍受着。我默默爲榕樹祝福，就像給它增添一個支撐的架子。可是，就在暴風雨天氣快要過去的時候，榕樹終於捱不住，斷了。

我哭了好幾個晚上。後來，我家搬到了大城市，我也漸漸就把那榕樹遺忘了；而我對榕樹的記憶，也就到此爲止了。

這也難怪，大城市寸金尺土，商業發展蓬勃，如果有多餘的地方的話，早就被推土建廈了，別說種植樹木，就連小樹苗也很難找到。到了我長大，畢業了，就只顧着找份好工，好好賺錢，每天只會忙忙碌碌地渡過；我又能從哪裡找一棵大榕樹來讓我與再續未了的榕樹之緣？

一道陽光映在臉上，我瞇縫着眼睛，看着樹蔭上雨過天晴的天空，掛上了一道七色彩虹。我深呼吸了一口，把這份深情的感覺再次收於心坎中；不過，這一次，我並不打算再把它鎖藏於心底，我會好好地保存它，還會不時來一番細味回想。

雨停了。我從大理石椅子上站起來，走出榕樹護蔭的範圍，回頭再一次觀看這棵榕樹的宏偉壯觀，再一次感受它那懾人的氣魄。然後，我把眼光調向遠方，向我要走的路闊步邁去。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港人・港樹・港情」保育活動之「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徵文比賽初級組優異獎作品。本版略有刪改。）